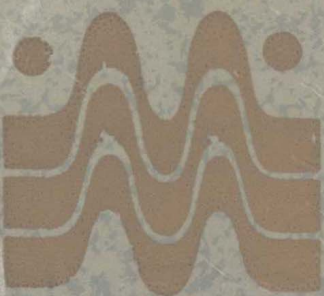


京杭运河(江苏)史料选编

第一册



人民交通出版社

京杭运河（江苏）史料选编

（第二册）

《京杭运河（江苏）史料选编》

编纂委员会 编

人民交通出版社

第六章 清 代

编者按：清代运河受黄河危害更甚，为保漕运，必须治理黄河，此即所谓“治黄即治运”的道理。

清代漕运曾经历借黄行运、蓄清刷黄、蓄清敌黄、借黄济运、灌塘渡运等几个阶段。康熙年间开凿中河，使黄运分离，南来漕船得以尽避黄河险溜，此举是成功的。但对黄、淮、运交汇处的治理，只能因势而异。蓄清刷黄是上策，即以洪泽湖水出清口以会黄，迤上为运口，分流入运河以通漕，向东三分济运，七分御黄。但黄河含沙量高，一度时期黄清相恃，只能采用蓄清敌黄，以渡运舟。乾隆年间，清口上下河段淤积严重，黄水倒灌常有发生。后至嘉庆年间，黄常高于清，不得已只好借黄河倒灌入湖之水，浮送漕舟，采用饮鸩止渴的借黄济运的方法，使运河淤垫更甚，中泓如线，舟船在在胶浅，进退俱难。迨至道光六七年，因黄河淤高，湖水蓄至一丈五六尺，尚不足以敌黄，里运河与中运河为黄河所隔，清政府除诏准暂雇海船分运漕粮外，只得试行“灌塘渡运”方法来维持漕运。但终因受病已深，里运河运道还是逐渐陷于瘫痪状态。

有清一代，多次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加强黄河与运河的治理，开凿皂河与中河，加固高堰和淮扬运河堤防与减水闸坝，重点治理清口与运口，疏浚运河以及归江、归海河道，曾使运河一度出现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漕运畅通局面。但由于条件制约，难以标本兼治，黄河终于在咸丰五年（1825年）又一次北徙，冲断山东运河，使历史上南北贯通的京杭运河分割成为区域性的河道。

江南运河自然条件较好，易于治理。但镇江至丹阳段水源不

足，地势高昂，疏浚较为频繁。

一、运河大势

自京师南航运河至浙江鄞县

通州〔属顺天府〕沧州〔属直隶天津府〕 出京师朝阳门，登舟，所过闸坝甚多，东至通州，水陆之冲要也。顺流南下，至河西务，为京津水陆之咽喉。南过丁字沽，至天津。自此西南行，溯运河，逆流而上，过杨柳青，津南沃壤也。至静海县〔属直隶天津府〕，南有大公钊台。过青县〔属直隶天津府〕，南至沧州，又南过南皮县〔属直隶天津府〕、东光县〔属直隶河间府〕，入山东省境。……

德州〔属山东济南府〕历城县〔山东济南府府治〕 沿运河以入山东，首至德州。自此赁车陆行，过平原县〔属山东济南府〕旷野平畴，榆柳葱蔚。又过齐河县〔属山东济南府〕，渡大清桥，其下即黄河。……

泰山、孔林〔均在山东曲阜县〕 自历城至泰安市〔山东泰安府府治〕，则见泰山在其北，即东岳也。山多石，石罅有松，少杂树，其阳汶水西流，其阴黄河东流，……，复自泰安南趋，渡汶水，经徂徕、梁父二山，对峙若门阙，其南平畴沃衍，泗水西流。……，由邹县西行至济宁州〔山东济宁直隶州州治〕复登舟，顺运河南下。

清江浦〔属江苏清河县〕淮安县〔江苏淮安府府治〕 自济宁东南行数里，一闸贯独山湖，过微山湖口，入江苏省境。南至宿迁县〔属江苏徐州府〕，为水陆冲衢，其南有黄河故道〔昔河流经此入海，后改北向，故名此曰淤黄河〕。又南至清江浦，盖南北冲要之大埠也，又南至山阳〔有汉韩信钓台遗迹〕。

江都县〔江苏扬州府府治〕武进县〔江苏常州府府治〕 舟经山阳，南过宝应县〔属江苏扬州府〕，至高邮州〔属江苏扬州府〕，地多湖，高邮以南始有田。南至江都，则地当南北水陆之冲，商业称盛。又南至瓜洲口，渡扬子江，见金、焦二山南北对峙。过丹徒县，南至丹阳县〔属江苏镇江府〕，有练湖之胜。东南至武进，民物丰阜，人称乐土。

无锡县〔属江苏常州府〕吴县〔江苏苏州府府治〕自丹阳而东有山，绵延百余里至无锡，盖九龙山也。南峰曰惠山，惠山之东曰锡山。登惠山，饮石泉，清冽而甘。其南曰阳山，阳山以南，巍然而葱郁者，灵岩、穹窿、支硎、元墓、上方诸山也。灵岩之东，林木阴翳，其高出树杪而秀者，曰虎邱。虎邱而南六七里至吴县城，富庶为江苏之冠，所辟商埠，曰青阳地。

太湖〔在江苏吴县〕嘉兴县〔浙江嘉兴府府治〕自吴县南行，有宝带桥横跨澹台湖上，其外即太湖地〔古号县区〕。周八百里，中多山，山之大者曰东、西洞庭。南出吴江县〔属江苏苏州府〕，过八坼、平望〔均属江苏吴江县〕，有莺脰湖，南入浙江省境。〔浙江东为海，南接福建，西邻安徽、江西，北界江苏，东西约距六百里，南北约距八百里。西南多山，东北平坦，由西南而东北画为二域。钱塘江贯其北，甌江流其南，运河自杭州流入江苏境。其辟为商埠者为杭、鄞、永嘉三县，而杭、鄞二关贸易尤大。〕

绍兴〔浙江绍兴府府治〕鄞〔浙江宁波府府治〕自杭州〔浙江杭州府府治〕东渡钱塘江至西兴〔属浙江萧山县〕，过萧山县〔属浙江绍兴府〕，至绍兴。山岩环绕，泉水清甘，地产名酒。由绍兴东经余姚县〔属浙江绍兴府〕至鄞，为通商大埠，租界在江北岸。

——《清稗类钞》第一册，地理类

清顺治中（十五年，1658年），仍于骆马湖开河通运舟。顺（治）康（熙）之交，黄、淮、运屡决溢，全局破碎，总河靳辅治之，筹塞清水潭决口，绕湖中筑重堤，堤内开河，与旧堤河相属，名曰永安河；建淮扬邳运河减水坝闸，移南运口于烂泥浅；邳州直河口淤，开皂河运口支河运口，筑猫儿窝以下两岸堤工，猫儿窝以上空之弗堤，留为微湖涨水漫坡入运之路。旋又自支河引水东注，穿马陵断麓，行于黄河遥、缕二堤之间，名为中河，至仲庄入黄河，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。中河两岸筑子堤，亦名纤堤。又于中河尾开河，建双金门闸，分泄黄河涨水，兼利盐运，名下中河，后称盐河。自是江北运河通体联贯，有独立之资格。然而运河一线，介于黄、淮两大

(河)之间,有时黄、淮假道入运,运河有崩溃之虞,此其最要之症结也。骆马有口,旧通黄河,运贯其间,成为十字,临黄临湖,相通之处,各建竹络、钳口石坝,减黄运涨水入湖,湖尾建减水土坝六,并建六桥,减涨水由六塘河归海。其时沂河由隅头湖入骆马湖,隅头湖与窑湾运河津通,建窑湾竹络坝,以为沂口,节宣尽利。又虑郯城沐水侵沂,因以病运,则加修禹王台堤工,以障沐水。十余年间,经总河靳辅、王新命、于成龙等之修治,江北运河益臻完固,而尤以靳辅创作之工程为独多,其功不可没也。

中运口临黄,里运口临淮,南北两运之交接,必以黄淮为媒介,而清口尤为运舟必经要地,于是清口始有东西钳口束水大坝,后经屡变,不改成规。总河张鹏翮等继承前绪,修建淮扬运河归海四坝,易土为石,并修归江坝闸,又移仲庄运口于杨庄,建杨庄闸,后改为钳口头、二、三草坝,即今运口。刘老涧原有草坝,改为九洞石滚坝,邳州徐塘口运河易淤,另于迤南挑新河十里行运。雍正中(五年,1727年),骆马湖尾间建三合土滚坝五座。滚坝迤上各挑引河、筑草坝,又于滚坝迤下挑引河数里,导水入六塘河,各引河草坝相机启闭,蓄泄以为常。又建王家沟五孔大闸,引骆马湖水济运,运涨则泄之入湖。乾隆中修治运河,法益加密,移马头运口于稍南数十丈,即今运口。改挑天妃闸河,添建石闸,计有惠济、通济、福兴正越闸共六座,即今里运口三闸。拆除宝应至邵伯各拦河闸座,以畅水道。大修归江各口坝闸,添建归海坝一,共有五坝,曰南关坝、曰南关新坝、曰五里中坝、曰车逻坝、曰昭关坝,俱石脊封土,立志桩以为启闭之准则,遂垂永制。有时淮、宝一带运河水涨,则西泄入湖,里运安全矣。中运以上,窑湾沂口原有竹络坝,日久冲坏,则岁筑草坝,以资调节。沂河堤屡经修治,又于卢口建碎石坝遏其西分之势,留周家口,分沂入骆马湖,以平水怒。王家沟迤西,添建柳园头三孔大闸,节宣湖运,所谓王、柳二闸是也。微山湖收水济运,俾于骆马,议定收水丈尺,初以一丈为限,嗣又议增加,微湖存水短少,则于徐州黄河北岸,引黄水入微湖,潴蓄济运,但虑淤湖,实为不得已之下策。有时微湖水盛,黄河水跌,则泄湖入黄,

此为特例。微湖东口，原有旧闸，添建新闸，名湖口双闸，又于闸北建滚坝宣泄涨水。微山湖南尾，原有蔺家山草坝，湖涨启坝泄水，由荆山河入运。更于湖口闸迤南，开伊家河，亦导湖入运，运水大涨，则尽开北岸各水口，分减于骆马湖、六塘河。其淮黄之交，自陶庄改河后，延筑清口外临清堤工，东西坝屡次下移，占黄行淮，淮、黄、运均不利，为最大之失策。盖黄与淮受病渐深，运河施工，仅足自保，至乾隆季年已成定局，自是以后，补苴而已。

初，瓜仪两口俱通漕，至乾隆四十年后，仪征运河浅涩，只通盐运；仪漕遂废。瓜河径直，仿佛古邗口形势，然江流北徙，瓜城渐坍，让地于江，而北坝未已，竟为古邗口陆沉之续，是江亦病运，不独黄淮矣。嘉庆时，运河局势无变，惟黄水恒灌淤清口，漕事失利，道光尤甚。堵塞河口御黄坝，非洪湖盛涨不开，又创为灌塘之法，以济运舟，淮不刷黄，运之厄也。已而瓜州南城陷塌，瓜河运道中废二十余年，江北运河更丁劫运，剥久必复，理有固然，亦为势所必至。咸丰五年(1855年)黄河北徙，运河亦通利，泗、沂合而南下，纵贯旧黄河，会淮入江，南北运河始联为一气。但旧黄淤高，淮水不能自复故道，假道入运，将有后患，时值军兴，河运仅存硕果。同治中(四年，1865年)复开瓜口，而清水潭报决，是为河徙后仅见之浩劫，所幸及冬堵塞，并将西堤石工改作东堤，遂复旧观。光绪初年，江南漕由海运，江北漕由河运。两江总督沈葆楨、刘坤一、左宗棠大修扬属运河东西堤工，设堤工局，淮徐两属运河堤工划归漕督兼管。旋废河运，运河工程无大兴举。

——《江苏水利全书》卷一二

漕河即运河，自黄泥庄入邳境，历洳口镇，经徐塘、猫儿窝、马庄集、万家庄、窑湾口东流抵宿迁界。引河去城二十里，出自沂州抱犊垌，经黄石山洳口考究泉入运。黄墩河出自南旺湖，由徐州荆山口至全河汴塘入邳境，历彭家河、分成子河归沙沟湖，至猫儿窝入运。曲吕河去城东南四十里，源自坝头入洪河。沂河出自蒙山，经沂州沂水县南流至受贤乡，分派一支，出卢口西流二里许，复

分二支，一经城南会武河二十五里入运；一经官湖出徐塘口入运。其本支南流至赵家庄社各沟亦分二支，一经炮车绕庙防山归骆马湖；一经龙池、隅头归骆湖，二水旧俱由臧家口入运，今运坝筑，俱归骆湖入运矣。

——《邳州志》，引自《行水金鉴》卷一四九

运河旧在治(宿迁)西二十步。济、汶、沂、泗诸水流自直河入境，经流小河以会黄河，自古城入桃源县界。小河在治南十里，其源出汴入泗，易以浅狭，故名。皂河在治北四十里，发源港头社，流入泗水，以土色黑，故名。白洋河在治南四十里，今涸，故道犹存。骆马湖在治西北十里，由沟口入泗。白鹿湖在治南五十里，由小河入泗。土丘湖在治东五十里，由新沟入泗。

——《宿迁县志》，引自《行水金鉴》卷一四九

淮安府运河，在府城西，自扬州府宝应县北，至府城南六十里黄浦入山阳县。又北至府城西清江浦，折西北，入清河县界达清口，逾黄河，由县东入杨家庄口，为中河。在府城南者，即古邗沟，亦名山阳渚，明初以来之旧运河也。自清江浦达淮入黄河者，明永乐中平江伯陈瑄所开，名清江浦，即宋沙河故道也。乾隆二年(1737年)于运河南岸天妃闸以下，开新河一千馀丈，中建正闸二座，迤南开月河一道，建月闸二座，将旧运河南堤，改作北岸，另开南堤展宽地基。三年，大浚运河，并筑运口挑水坝。四年，加培桃源县运河东西堤岸。七年，于山阳县护城堤尾，接筑遥堤，下建涵洞，以资蓄泄。十年、十一年疏文华寺闸引河，又筑清河、桃源运河东西两岸堤工。十六年，大修运河堤岸，自漂母祠迤北石马头至北角楼，建石工四百五十丈。二十二年，皇上南巡，亲示机宜，于运口头坝外建筑拦黄坝一道。二十三年，挑浚桃源县运河。二十七年，修筑惠济、通济、福兴正越六闸，以泄洪湖清水。《河防志》：运河自山阳县黄浦起，北至甘露城迤西山清外河交界清口止，九十六里有奇，自黄浦至季家浅八十一里有奇，系山阳县境；自季家浅至甘露

城迤西十五里有奇，系清河县境。其汛三：曰里河下汛、里河上汛〔今按：乾隆二十六年，清河县移驻清江浦，以山阳西界臧家马头以上之地属清河，改里河上汛曰清江汛，里河下汛曰平桥汛〕、运口汛，属淮安里河同知管辖。

——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引自《续行
水金鉴》卷七〇，运河水

今扬州运河上自清江浦引淮，下讫瓜洲口入江，其间历清河（今淮阴）、山阳（今淮安）、宝应、高邮、甘泉、江都六州县之地，均非邗沟故道……。今瓜洲运河，伊娄埭故道也；循运河而北，则为明万历间所开邵伯月河故道也；弘治间所开高邮康济河故道也；洪武间所开槐楼月河故道也；万历间所开宝应宏济河故道也……。〔编者注：可见，淮扬运河到明代已完成了邗沟演变为里运河的过程。〕

——清·徐庭曾《邗沟故道历代演变图说》

镇江府运河，自常州府武进县界西北流，入经丹阳县城南，又西北流，经丹徒县西，又北逾大江，入扬州府江都县界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诏发帑修浚运河闸坝，自江口至奔牛闸一百六十里。其岁修则以江浙原编修河银协济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抚臣陈大受奏请每岁捞浅，责之丹阳、丹徒二县县丞，六年大挑，专责镇粮厅承办，以为定例。

——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引自《续行
水金鉴》卷七二，运河水

常州府运河，自苏州府吴县界西北流入，经无锡县城东，又西北流，径武进县城南，又西北流，入镇江府丹阳县界。《通志》：运河在府南，自望亭入无锡县界，流经郡治，西北抵奔牛镇，达于孟河，行百七十余里，吴夫差所凿。隋大业中，自京口穿河至余杭，拟通龙舟，此其故道也。自唐武德后累浚，遂为江

南之水驿云。《河渠志》：望亭北为常州府无锡县境，又北二十里曰新安，又北三十里经县城南，引而西北十里至高桥，合江阴县运河。又北二十里经洛社，又北二十里经横林，为武进县境。又引而东北十里，经戚墅堰，十里经丁堰，二十里达常州府城。

——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引自《续行
水金鉴》卷七二，运河水

苏州府运河，自嘉兴府秀水县，流经震泽县南平望镇曰南塘河，亦曰上塘河，与荻塘河合流曰官塘河。西北行四十里，至吴江县城东曰北塘河，亦曰古塘河，凡三十里，至夹浦，入长洲县界。又西北入吴县界，为胥江，为南濠，又北绕白公堤，出望亭，入无锡县界。《明（一）统志》：运河在府城西十里，南连嘉兴，北接无锡。又有新开河，在府西三里南濠，其水由阊门运河转西北，入枫桥运河。

——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引自《续行
水金鉴》卷七二，运河水

考南岸堤工起于河南之荥泽，止于江南之山阳，其沿河经历豫省属开封府上南河厅者，为荥泽县，为郑州，州北临河有闸通贾鲁河，其东为阳武，南岸为中牟县；属下南河厅者为祥符县，为陈留县，为兰阳县，为仪封县；属归德府管河厅者为考城县，为商邱县，为虞城县，迤东接江南界；属徐州厅者为砀山县，县东有毛城铺闸泄异涨，水入小神湖，再东为萧县，为徐州，州西有王家山天然闸泄异涨，水入马家湖，以上各闸诸湖悉归洪泽湖出清口。又东为灵璧县，为睢宁县；属宿虹厅者为虹县，为宿迁，南岸有白洋河祥符闸，通归仁等三闸，湖水盛则开放泄水入黄河；属桃源厅者为桃源县；属山清外河厅者为清河县，对岸有张福等口通洪泽湖，汇黄迤东有运口，入里河。扬河通江为山阳县，清江浦河北经安东县对岸，通西坎，历十巨由苇荡入海。

北岸堤工起于河南之武陟，止于江南之安东，其沿河经历豫

省属怀庆府沁河厅者为武陟县，正南广武山对岸沁黄交汇处属怀庆；黄河厅者为武陟县秦家厂、马营口，为荥泽；北岸属开封府上北河厅者为原武县，为阳武县，为封邱县；属下北河厅者为祥符，北岸为陈留，北岸为兰阳，北岸为仪封；北岸迤东接山东界属黄河厅者为曹县，为单县；又东接江南界仍属徐属厅者为丰县，为砀山，北岸为徐州，北岸有李道华家楼，九十里无堤处泄异涨，水由石林口入微山、昭阳等湖，其下为吕梁洪；仍属邳睢厅者为旧邳州；仍属宿虹厅者为宿迁县，县西有骆马湖口，汇黄上达伽运，下通中河；仍属桃源厅者为桃源，北岸仍属外河厅者为清河县，为山阳，北岸有鲍家营泄异涨，水由盐河入海；属山安厅者为山阳，北岸为安东，过云梯关下九套由青沙、红沙入海。

三省堤工几二千里，势有曲折濇回，险有埽湾迎溜，若北岸逼近运道，犹当加意防闲，何则？上源决，则下流垫塞，决之后非数年汕刷不能复元。或建筑长堤埽坝以御其冲，或开挖引河滩嘴以分其势，必使旁无夺河之隙，然后水由地中行，由是而漕艘进瓜仪出运口，入中河，历八闸，通济、汶，会漳、卫下天津，溯流而达通仓，岂非堤工为之保障哉！是黄流顺轨而后运道民生安焉矣。

——《治河方略》卷一〇

二、黄河与中运河治理

（一）河患病运

编者按：明末清初，黄河多次决溢，北流入海，于是有人提出让黄河改道北流。河道总督杨方兴则认为，东南漕运必藉黄转输，是治河即所以治漕，可以南不可以北。清政府下决心堵塞北流决口，挽河南行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总河朱之锡对堤防进行初步整治，后至靳辅任河督时，更是大筑堤防，以固定河槽。

固定河槽可束水攻沙。但黄河泥沙含量大，水流可冲走一部分，而河槽与海口淤积仍是必然。由于海岸线东移，河线加长，水流比降平缓，束水攻沙能力则相应降低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因海口不畅，“河病中满，淤滩梗塞难疏”，决口漫溢更加频繁。中运河与黄河仅一堤之隔，每当左岸冲决，中运河则首当其冲，漕运亦深受其害。

自明崇祯末，李自成决河灌汴梁，其后屡塞屡决。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夏，黄河自复故道，由开封经兰、仪、商、虞，迄曹、单、砀山、丰、沛、萧、徐州、灵璧、睢宁、邳、宿迁、桃源，东经清河与淮合，历云梯关入海。秋，决温县，命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，驻济宁。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一二六，河渠一

（顺治）九年（1652年），决封丘大王庙，冲圯县城，水由长垣趋东昌，坏平安堤，北入海，大为漕渠梗。发丁夫数万治之，旋筑旋决。给事中许作梅、御史杨世学、陈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，使河北流入海。方兴言：“黄河古今同患，而治河古今异宜。宋以前治河，但令入海有路，可南亦可北。元、明以迄我朝，东南漕运，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里，必藉黄为转输，是治河即所以治漕，可以南不可以北。若顺水北行，无论漕运不通，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，不可收拾。今乃欲寻禹旧迹，重加疏导，势必别筑长堤，较之增卑培薄，难易晓然。且河流挟沙，束之一则水急沙流，播之九则水缓沙积，数年之后，河仍他徙，何以济运？”上然其言，乃于丁家寨凿渠引流，以杀水势。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一二六，河渠一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……靳辅疏报：“萧家渡工成，河归故道，请修七里沟险汛，天妃坝、王公堤等闸座。又请增开封、归德堤工，以防上流壅滞。”上谕：“河道关系国计民生，最

为紧要。今闻河流得归故道，深为可喜，以后益宜严戢，勿致疏防。”

——《东华录》卷一二

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……九月，先是，以黄、淮交涨，遣员外郎倬奇阅黄河水势。至是回奏：“中河北岸之堤，未遭水患，其水已减六尺。”上谕大学士等曰：“向朕逆料中河北岸之堤，最为紧要，因命靳辅、于成龙加意修治，是以虽遇大水，得无妨害。历年之水，无有大于今岁者，此番无害，似可永固。黄河之水从云梯关入海，云梯关沙涨壅塞，水每为其所阻，以致退流冲决。今将淤泥挑浚，河道加深，所以水得通泄，其利普矣。”

——《东华录》卷一七

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……三月初三日，河道总督臣张鹏翮奉上谕：“王家营对过鲍家营，开引河泄黄涨之水，以保障清江、淮安地方。著即开挑两岸筑堤，以卫民田。”

——《河防志》卷之一，开鲍家营引河

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……三月初三日河道总督臣张鹏翮奉上谕：“黄河逢湾取直，开挑引河，必须于对岸水浅之处筑挑水坝，逼溜入引河，方为有益。”

——《河防志》卷之一，引河对岸须筑挑水坝

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开清河县王营镇东引河，分溜趋北，以保老坝车路等工。

——《淮安府志》，引自《续行水金鉴》卷四

（康熙中）自徐邳以至海口千有余里，险工甚多，有昔险而今平者，亦有昔平而今险者。盖河道变迁，冲刷不常之所致也。前代河患在北，其险多在开封、大名、河间、东宛间；今河患在

南，开封所属，惟荥泽北门一险，当岁加埽土以防之；东省惟曹县傅家集一险，向挑引河一道，尚未成，此河一成便可变险为平。若江南则自徐邳以下，险工不可屈指，今举其最者，凡四十有六。详记之。冀后此司河事者加之意焉。

砀山县两岸堤俱无险工。

萧县两岸俱无险工。

徐州南岸险工三：曰郭家嘴，乃治西南护城堤尽处；曰杨家庄，在长樊大坝南，地势最卑难守；曰小店庄，在杨家庄东，其北岸险工曰长樊大坝。

邳州之境尽于北岸，险工四：曰塘池大坝；曰洋山寺；曰董家堂，州既去旧制，移建城南，堤其南里许，即董家堂，乃剥肤之虞也；曰五工头，在治东南。

睢宁之境尽于南岸，险工三：一曰王家堂；一曰戴家楼；一曰羊山寺，自鲤鱼、峰山两崖中建瓴而下，南北冲突，三处皆顶冲也。

宿迁南岸险工四：一曰蔡家楼；一曰彭家堡；一曰徐家湾；一曰白洋河。草坝北岸险工三：一曰朱家堂；一曰杨家庄大坝并逼水坝；一曰古城。诸险之中朱家堂逼近运河，尤为险要。

桃源南岸大险工三：曰烟墩；曰龙窝；曰李家口。北岸险工五：曰九里冈；曰上渡口；曰七里沟、鸡嘴坝；曰新庄口；曰三岔。

——《治河方略》卷一

是月（雍正三年，1725年，十二月）奉上谕：“河道总督齐苏勒：宿迁以下，因黄河决口，尚未堵成，黄河大溜不能畅直通流，至有淤浅一二处。水势急溜，河身复多沙砾，该地方官概不实心料理，以致回空漕船，至此不无阻滞。倘冬底春初，决口尚未合龙，河溜不归故道，宿迁运河一、二浅处，明年重运漕船定多梗阻，关系甚大。该总河当严飭河员上紧堵筑，必于桃汛之前，将宿迁决口修筑坚固，其淤浅处加工挑浚，则来岁粮船重

运，方无迟误之患。”

——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七四

（雍正）五年（1727年），齐苏勒以朱家海素称险要，增筑夹坝月堤防风埽，并于大溜顶冲处削陡岸为斜坡，悬密叶大柳于坡上，以抵溜之汕刷。久之，大溜归中泓，柳枝沾挂泥滓，悉成沙滩，易险为平，工不劳而费甚省。因请凡河崖陡峻处，俱仿此行。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一二六，河渠一

乾隆初，高斌惧黄侵运，筑临运、临黄二坝避之，引河由是淤。河凭高坝亦卒不敢启，骆马湖水弱，而山东闸河以蓄水通漕，至春辄闭，中河益浅涩。

——《河防纪略》卷二

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……伏查江南徐州黄河南岸毛城铺减水口门，系前河臣靳辅兴建，与王家山天然石闸，及邳州之峰山四闸，俱属减泄黄涨、保工卫民之要务，俾减下之水会归洪泽，助清刷黄，为全河关键。历年既久，水道浅涩，更兼从前朱家海黄河决口，迤下河道淤平，难于容受，易致散漫。上年曾准两江督臣赵宏恩会商，臣（嵇曾筠）亲率河员勘估疏浚下游，广通去路。嗣因泗州、宝应居民恐罹水患稟阻，业经驳飭未及举。于今岁麦黄水长，永、萧一带散漫为患，河臣高斌亲往查勘。……兹据河臣高斌议，将毛城铺迤下原有之洪沟河中多废桥石块，塌卸河心挡遏水势，应拣捞清理，以疏壅滞。并将河头挑挖宽阔，顺势遄行。又恐洪沟一河不能容纳，再于上首旧有蒋沟河一道疏通分势。既有洪沟、蒋沟二河通疏，足资宣泄水势东注。其永邑祝家水口一带低洼地亩，自无涌漫之患。又王家山天然石闸迤下引河，亦有淤塞，并请开通，汇徐溪口下注。……又下至宿邑小河，乃诸水经由要津，诚恐浅窄难容，亟应开挑深广。但内有

乌鸦岭一段，全系砂礓，河心较高，难于刨挖。且虑诸河之水全注小河，一时不能容受。应于乌鸦岭以上旧有淤平之谢家沟一并估挑，引河入汴河，以分其势。再自利仁闸而下至安河一带，间有淤高仰面之处，亦应疏浚深通，俾水由陡门及仲家沟、纪家冲等处归湖利顺。再查徐邳南岸，有峰山四闸引河淤垫，今毛城铺以下河形既经通利，则四闸所出之水亦归有路，并应疏浚，以备减泄黄涨。一切仍复旧制。如此则上自毛城铺，经徐、宿、萧、砀、灵、虹、睢、泗、宿、桃等州县而下，以至安河陡门，周围曲折约有六百余里，中间节节深通，处处利导，既有容纳之区，复有分泄之路，自不致泛涨旁溢，淹漫民田。……

——《南河成案》卷三

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……谕：“朕前因萧、永等处屡遭水患，应作何办理，为久安百姓之计，令该督抚总河等勘明妥议。嗣据该督抚等奏，请疏浚毛城铺迤下一带河道，经徐、萧、睢、宿、灵、虹等州县，下至泗州之安河陡门，纡回曲折六百余里，以达于洪泽湖，复出清口，仍与黄会，已经该部议行。随据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联名陈奏，以为未便。朕以为该员等生长淮扬，所奏毛城铺引河不便开通之处，果有所见，亦未可定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是以复降谕旨，令总河会同该督抚悉心筹画，不可固执己见，亦不可曲徇人言，务期于运道民生万全无弊。今据高斌、赵宏恩来京进呈河图面奏情事，乃知夏之芳等所奏，俱非见在情形。据夏之芳等称，毛城铺减水坝原因徐州一带两岸山势夹束，河水屡屡为患，是以前河臣靳辅于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题明建设，减下之水使归洪湖，以助清刷黄。六十年来，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等语。但见今毛城铺浚河，乃因毛城铺坝以下旧有之河身淤阻，量加挑浚，使水有所归，并非开凿毛城铺之坝也。乃夏之芳等妄行添入开毛城铺之一语，使朕亦不能无疑，曾屡次批示高斌不可固执己见，而王大臣遂亦不能定此案，淮扬百姓因夏之芳倡议于京，遂浮论百出，而莫可止遏。今据高斌、赵宏恩来

京奏称，乃旧有之河，并非昔无而今始开通，况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余里，经由杨疃等五湖为之停蓄，一入湖边即已澄清，从无挟沙入洪湖之患，亦无洪湖不能容纳之处，又岂如夏之芳等所言，危高堰而妨淮扬之民生运道乎！朕披阅河图，毛城铺口门外近年以来刷深支河十余道，前经高斌奏明，见将毛城铺上游泄黄近溜支河全行堵闭，惟留旁流之郭家口支河一道，与下游倒勾水之定国寺支河一道相机分泄，不令过多，则将来毛城铺所泄之水，较之从前尚为减去大半，岂从前多泄之水不为淮扬之害，而此后少泄之水转为淮扬之患乎？况今高斌等议于毛城铺口门中间筑乱石滚坝，俾无冲深夺溜之虞，则引河之水势自不至奔湍迅疾，从来洪湖之水蓄以济运，刷黄水少，则淮弱黄强，水多则高堰可虞，数年以来，湖水微弱，黄水每致倒灌入运。今清口见议疏浚宽深，则清水畅流无阻，正虑清水畅泄，有伤全湖元气，今如所议，毛城铺泄下之水则足以助清刷黄，而清水不患其弱，且高家堰一堤，圣祖、世宗屡发帑金修筑坚固，足为淮扬保障。而天然一题者，尚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定议，非遇异涨不得轻开，则淮扬州县之水患自由此可免。”

——《东华续录》卷二

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…… 谕高斌、完颜伟、白钟山会同勘议石林、黄村开筑事宜。

按：自靳文襄分泄徐邳水势，北岸留石林、黄村二口，以减异涨。减下之水归微山湖，一出湖口闸济运，一出茶城张谷山，由荆山桥至猫儿窝济运。乾隆五年，黄水盛涨，石林、黄村二口内各刷深沟二道，泄水过多。为日又久，致微山湖内拍岸盈堤，湖河交涨，沿河土石，危险堪虞。至冬深水尚未消，东省运河未能筑坝兴挑，因将沟槽内加筑土坝，镶做防风，以御水势。至是，御史胡定条奏：“石林口起，至娄子、黄村两集向有三道支河。近年堵筑，专由王家山闸归入双桥湖，吞纳不及，请仍开通支河，俾水分流。旋经勘议，以开通河沟不但微湖不能容纳，奔